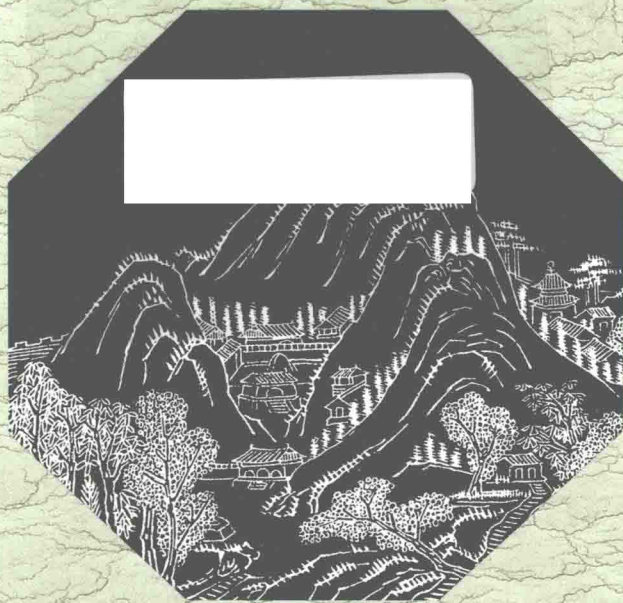


南京稀见文献丛刊

新京备乘

(民国) 陈迺勋 杜福堃 编



南京出版传媒集团
南京出版社

南京稀见文献丛刊

新京备乘

(民国) 陈迺勋
杜福堃 编

点校 王明发

南京出版传媒集团
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京备乘 / 陈迺勋, 杜福堃编. —南京: 南京出版社, 2014. 7

(南京稀见文献丛刊)

ISBN 978-7-5533-0491-5

I. ①新… II. ①陈… ②杜… III. ①南京市—地方史 IV. ①K295.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5607 号

丛 书 名: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

书 名: 新京备乘

作 者: (民国)陈迺勋 杜福堃

出版发行: 南京出版社

社址: 南京市太平门街 53 号

邮编: 210016

网址: <http://www.njpbs.com>

淘宝网店: <http://njpress.taobao.com>

电子信箱: njpbs1988@163.com

联系电话: 025-83283871、83283864(营销) 025-83112257(编务)

出 版 人: 朱同芳

责任编辑: 严行健 杨传兵

装帧设计: 杨晓岗

责任印刷: 杨福彬

排 版: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: 南京工大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: 10

字 数: 192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33-0491-5

定 价: 48.00 元

营销分类: 古籍 方志



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》学术顾问

茅家琦 蒋赞初 梁白泉

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》编委会

主 任 朱同芳
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明发 邓 攀 卢海鸣 任 青

朱同芳 张 伟 徐 智 樊立文

丛书主编 卢海鸣

副 主 编 樊立文

统 筹 杨传兵

总 序

南京是我国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,又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。有将近 2 500 年的建城史,约 450 年的建都史,号称“六朝古都”、“十朝故都”。南京的地方文献是中华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是研究我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和民风民俗的重要资料。按照南京市委、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要求,配合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,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,做好历史文献整理出版工作,不仅有利于传承、弘扬南京历史文化,提升南京品位,扩大南京知名度,也有利于当前的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、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。

长期以来,南京地方文献还没有系统地整理出版过,大量的南京珍贵文献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民间。许多珍贵的南京文献被束之高阁,无人问津,有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湮没无闻。广大读者想要查找阅读这些散见的地方文献,费时费力,十分不便。为开发和利用好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,充分发挥其资治、存史、教化、育人功能,南京出版传媒集团·南京出版社组织了一批专家和相关人员,致力于搜集整理出版南京历史上稀有的、珍贵的经典文献,并

把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》精心打造成古都南京的文化品牌和特色名片。为此，我们在内容定位上是全方位、多视角地展示南京文化的深层内涵和丰富魅力；在读者定位上是广大知识分子、各级党政干部以及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；在价值定位上，丛书兼顾学术研究、知识普及这两者的价值。这套丛书的版本力求是国内最早最好的版本，点校者力求是南京地方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，在装帧设计印刷上也力求高质量。

总之，我们力图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，扩大稀见文献的流传范围，让更多的读者能够阅读到这些文献；增加稀见文献的存世数量，保存稀见文献；提升稀见文献的地位，突显稀见文献所具有的正史史料所没有的价值。

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》编委会

导 读

《新京备乘》三卷，陈迺勋、杜福堃编，有北平清秘阁南京分店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初版本和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）再版本传世，其中再版本由陈含光校正。

陈迺勋，字述庐，湖南长沙人，其生卒年不详。据该书自序中称：“中华民国十有八年夏四月，迺勋授代江苏第三专税局务，年六十矣。”民国十八年为1929年，如此算来，陈氏约出生于1869年。其幼年即侍父随宦金陵，壮年以还，一直服官兹土。陈氏客居南京多年，“雅好征访，每至一处，必向书肆搜寻方志以为快。故苏省方志，已获十之八九”，是个热心地方文献的税务官员，有《述庐丛刊》《述庐印存》传世。

杜福堃，字霭簪，北京大兴人，其生卒年亦不详，北京师范大学堂师范科毕业，稊园诗词社（清溪诗社时期）成员，曾任江苏省第一商品陈列所所长、南汇县知事等职。1924年以甲等第二名的考试成绩入职江苏省政治研究所。陈、杜二家为姻亲，又比邻而居，两人晨夕过从，常以谈论金陵胜迹、遗闻为快。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，陈迺勋将自己多年撰述、搜集的与金陵一地相关的札记稿本示以杜氏，嘱为整理并补

缀。杜福堃接手后，发其旧藏相与考订，裒然成帙，编定为三卷。书稿甫成，即为书商索去排印，此为1932年初印本。书成后，“其中有未加详审者”，迺勋深以为憾，遂“继续搜罗，增加田赋、军政两门，并将不在上、江两县范围以内之掌故悉数删去，另加新京若干条，商承陈含光先生校正”。

陈含光(1879—1957)，江苏扬州人，光绪举人，曾以学识渊博进入清史馆纂修《清史稿》，诗书画并称三绝，1948年随子迁台北，至病逝。陈含光校正的《新京备乘》，即为1934年出版的再版本。我们在比较了两个版本的优劣后，决定采用第二版作为本次点校所用的母本。

柳诒徵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说：“客或问曰：‘书名新京，何也？’答曰：‘书专纪故上元、江宁两邑之事，党军既至，建为首都故也。’”杜福堃在本书的序言中说：“颜曰《新京备乘》，盖冀夫他日修都邑志者，或有所取裁云。”《新京备乘》全书共24门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卷。卷上收城治（故城附）、山水、古迹、名胜、园第、祠宇、寺观、陵墓、公廨、街坊（桥附）、井泉11门共178则；卷中收田赋（表二附）、军政（武备、江防、要塞、兵事附）、建置、政闻（官制附）、掌故、人物6门共94则；卷下收艺文、金石、名人轶事、风俗（游观附）、灾劫、物产、杂摭7门共115则，全书共387则，10余万字。本书仿《建康实录》《日下旧闻考》体裁，以金陵一地为限，其事例隶旧上元、江宁两县治者，均在甄录之列。除历史记述外，上限基本起于明清之交，下限迄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，于清代咸丰、同治以降收录

较详。该书例言中说“本书比附野史，未敢抗衡志乘”，所载“博采群书，言皆有本。其转录他书，必标明原著。或有不著所出者，则以荟萃群言，未能尽详本籍故也”。为此，该书专门列出了所采书目。这部专记南京一地的都邑志，承上启下，对研究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南京史地颇具参考价值。

本书有以下几大特点：一是该书为我国最早出现的专记城市的志书之一。历代修志分一统志和省、府、县志等，只有民国时期才有城市志的出现。《新京备乘》首次出版发行于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，比出版发行于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的《首都志》早了三年。该书对南京晚清至民国年间城市风貌多有涉及，如丰润门、海陵门、武定门之开辟及命名的由来，东水关下水券开合的原委及利弊，江宁铁路的由来及运营情况，毗卢寺的兴建轶闻以及附录刘湘烽的《城内沟渠考》等等，均为难得的珍贵史料。二是该书的两位辑述编纂者均为客居南京多年的贤达，且该书的出版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而非官方组织，所以，该书的行文特色以及独特的视角和取舍，为一般官方志书所不及。如编者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和评价，以及书中所选择和征用的《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始末》《祭明太祖寝陵文》《太平天国政教一斑》《石达开复曾国藩书》《李秀成招降赵景贤文》等太平天国史料多则，对中国近代史及太平天国史的研究颇多裨益。三是该书编校者认真严谨的态度和追求完美的精神，令人钦佩。书中所记不乏亲历亲见，所引必标明出处，使得本书可信可读。本书的再版和初版相隔

时间不到两年，不仅新增了“田赋”和“军政”两门，还增加了与“新京”相关的一些条目；删除了与上元、江宁没有关系的条目，仅“掌故”一门中，“王锡侯《字贯》案”相关的资料就删除了10则近万字；部分条目进行了校订和充实。初版中的“黄武贞公祠”，再版改为“黄文贞公祠”；初版中的“三公祠”著录为“不知建之何时”，再版时修订为“光绪初左文襄建”等等，均为可圈可点。

中华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风云变幻、起伏跌宕的历史时期，这一时期的大量出版物，越来越受到中国近代史和民国史研究者的关注。然而，由于印刷技术和印刷载体的原因，民国年间的出版物留存至今的，大多面临着发焦、变脆乃至无法触读的境地。以《新京备乘》为例，南京图书馆虽存三册，却没有一册是足本；南京博物院图书馆和金陵图书馆各存一册，其保存状况也不容乐观。此次南京出版社将《新京备乘》列入“南京稀见文献丛刊”予以点校出版，实属抢救性的明智之举。今日不予以重视，假之他日，恐已难窥全豹了！

原书有句读，此次出版，由本人点校，卢海鸣先生进行了审校。

王明发

序

予尝欲搜集稗官野史，钩稽成编，以补吾国历史之阙。诚以吾国历史出于史官，大都迫于时、劫于势，索其号、利其禄，忌者讳之，媚者谀之。扬雄美新，陈寿抑蜀，曲笔一时，疑案千载。间有草莱隐居、抱道持正之士，私记见闻，深得当时政治社会之真状。如元秘史、明野记之类，又往往为拘守皇戚实录者所摈弃，取材既隘，翔实自难。尽信书不如无书，岂徒《武成》一篇为然乎？夫历史者，人群进化之迹也。必循其迹，乃达其的。“十世可知”知以此，“百世可知”知以此，即所谓继往开来之圣，亦莫不以此。远者无论矣，中山先生，非今日所称为开创民国之伟人乎？孰为之先，不有所谓太平天国乎？天国政令文教，固多暗合于三民主义也。环顾今日，记载多阙。意者清室最忌汉族，汲汲使人民忘汉，蕞尔文字，尚屡兴狱，洪氏称号十三年之久，据地十余省之多，于其亡也，当然力暴其短，深泯其长，使在历史上曾不得比于西楚、南越。然亦何益乎？有涉、广乃有汉高，有陈、张乃有明祖，自然之理也。故予以为不考太平天国兴亡之迹，不能彰中山先生功德之大也。金陵在四十年前，洪氏奠都焉。轶事传

闻，应不随清兵一炬以尽。原隰周咨，或道其详；碎金散珠，可录必多。此有志信史者之责，而予则虚抱此志焉。今夏议法之暇，遇久侨金陵之杜同学霭籀，出所订之《新京备乘》见示，自言书为陈君述庐初稿，已则寝馈于斯以修补之。予详读一过，见其凡例中，首言注意咸同以降，次言注意于太平天国逸事。复按其条文，颇能符其意趣。是真予求之不得，而今始得者。弥历史之阙，明进化之迹，党国将有资焉。岂仅山川人物、闾里琐细、助谈料、广异闻而已乎？盖二君之用心，固大异于《板桥杂志》《白下琐闻》诸书也，其为修史者所重视无疑也。孔子曰：“礼失则求诸野。”速付梓人，以应求者。予重二君之志，因序而归之。时为民国十九年冬至前五日，猗氏刘盥训。

金陵为八代王者之都，江山雄秀，土膏地腴，人物昌明，风俗醇美。历代纪载，昭昭可睹，正非倭数能终。顾说者谓江南于中古为蛮夷域，自泰伯、仲雍始开吴国，文王肇兴；而金陵建自楚威王时，乃为繁雄都会。余则谓有不然。三代以上，惟唐虞疆域最广，方制万里，民物繁阜，五载一狩，远涉江淮，且逾岭表。考诸经传，金陵之为大都会，盖一盛于唐虞夏后氏之际，再盛于殷末周初之际，三盛于春秋吴越之际，至乎楚汉之交，而金陵形势，已稍稍衰矣。何以言之？《禹贡》淮海为扬州，《左传》涂山之会，执玉帛者万国。所谓三江，即今日长江；所谓震泽，即今日太湖；所谓厥土惟涂泥，即今江、

镇、苏、常沮洳下湿之地皆是。而《贡》有惟金三品，为金陵名所由起。昔人云，涂山有会稽之别名，而秣陵号会稽之绾毂。遐想其时，万邦共球，恒萃斯通，六龙巡幸，尝道是都。故余谓《禹贡》所载扬州贡赋、山川、物产、运道，实今日方志之嚆矢。如果蛮夷视之，何能典文备具如是耶？而金陵之盛于唐虞夏后时一可征矣。周官职方氏，九州之次，始乎扬州。山镇会稽，泽藪具区，其他三江五湖，皆与今之南京，连壤接畛。金陵居会稽管内，具区尤一外水可杭，其利金锡竹箭，其民二男三女，其谷宜稻，今金陵之民俗物产，亦曾不出乎此数者。当时文王化及江汉，必亦人物殷闾，而后始有后舞前歌之乐。即武王众诸侯，岂有以无土地人民之吴越，而授之宗亲帝裔者哉？夫煌煌九宇，独首扬州，使非素为重镇繁区，周公制礼命官，又乌能以江介蛮方，置之皇輿开始？而金陵之盛于殷末周初时，二可征矣。迨春秋之世，楚庄盟吴越而还，其势自駸駸莫遏，《公羊传》遂有“许夷狄者不一而足”之说。黄池之会，两霸并书。吴既争长中原，越亦以琅琊为建都之地，其时金陵在吴为长岸地，在越为越城地，见诸方輿纪载，确然无疑。尔日会盟征伐，此邦尤居首冲，而金陵之盛于春秋吴越时，三可征矣。若夫以项王雄略，不都金陵而都彭城；以汉祖长虑，不都金陵，而都洛阳、都关中，岂非天下之事局日开，有非长江天堑能为限制者。金陵形势，自楚汉之交而稍衰，殆亦天时人事，有不得不然者欤？在昔虎踞龙蟠，诸葛武侯推为帝王之宅；王茂弘亦谓经营四方，必以金陵为根本。今之

建都于此者，固不得不深服其宏识远略，庸詎知三代而上，金陵已沃衍蕃昌，久为雄要都会。于以扶景运、展丕图，征隆古控驭之宏谟，昭然而重光。彼六朝人之诩江南为佳丽地者，岂非浅之乎视金陵哉！余友陈述猷大令，本政事才，深于掌故之学，顷以与其姻家杜君霭蓀，合著《新京备乘》一书见示。分卷三，为类念四，采摭繁富，纪述精详，体裁兼《建康实录》及《白下旧闻考》二书，尤于阐微幽显、革故鼎新，三致意焉，非拘拘于历代史乘者可比。余知此书之出，将驾《建康录》《旧闻考》而上之，海内风行，无待著龟矣。谨为略述著书大指，并举金陵之为盛域，自皇古而已然，知载籍之有征，庶几经邦考古者，两有取焉。民国二十有一年十月下浣，三原王典章幼农甫谨序。

长沙陈述庐先生，以与杜君同辑之《新京备乘》，属为校字既毕。客或问曰：“书名新京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书专纪故上元、江宁两邑之事，党军既至，建为首都故也。曰书名新京矣。”“而所载详于近代，至咸同之际，尤不厌言之；而党国之事转略焉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党国草创，其事固应付诸后人；而太平天国者，党国所以托始也。太平天国，立十三年而后亡，则其政教规模，宜必有可述者。其于党国，或同或异，或名同而实异，或名异而实同，殷鉴所资，恶得而略也。若夫详于近代，则荀子法后王之意云尔。”曰：“如子说，太平天国，既为党国所托始矣，彼湘军者，实手覆太平天国者也。而是书于曾文

正之绩，纪之尤详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嗟乎！陈先生，固湘人也。其先德又身贵于水师，欲使先生抹杀湘军之绩，毁灭文正之名，是固不可。且吾闻今之处高位者，其于文正尤心悦而诚服之，乃至书法之微，亦必仿效焉。则推许文正者，非先生一人之意，实天下所同然也。孔子曰：‘道并行不相悖。’班固曰：‘物相反而成。’先生之意，殆亦如此乎？夫事实者，可征者也，故是书遍搜今古而列载之。是非者，无定者也，故是书并举两端而按而弗断焉。”既以答客，遂书其说于书之上方，先生其以为然乎？其曰：“此子一家之言。吾之书，初不如是乎！请以俟后之读者。”癸酉长至节，真州陈延辔序。

曩阅坊肆《新京备乘》，颇采及鄙文，意近贤留心掌故者所为，惜其甄集未尽也。春初，述庐先生过山馆，畅论文艺，并视先德碑传，因忆往年曾为题《瞻麓图》，盖未覩面，而已缔文字因缘矣。一昨先生复来盩山，督文序补正备乘，述杜君合纂颠末，又近得史料綦富，补葺如千卷，将再版问世。诒徵居金陵三十年，先生之侨寄，视诒徵尤久。顾诒徵性疏懒，日夕埋身故纸堆中，不暇造请贤士大夫有闻声，阅数十稔，未尝通一刺札者。先生不鄙弇陋，不介而过存，抵掌论世事，欢然如旧相识，其因缘之待时而翕耶。诒徵阅江宁各志，颇病其不备。故书雅记，宜钩稽排纂者猥多，即咸同以来，署局案牍，尘封山馆者，一一梳栉而扬榷之，于近世学校、财赋、师船、营垒、祠祀、道路诸大政，因革兴替之迹，始灿然可睹。先

生勤于撰著，补葺是编，已具基干。其能从我发蟬虫之秘，而腾龙虎之辉乎？是尤私心所幸企也。甲戌夏四月，镇江柳诒徵。

陈君述庐亲翁，幼侍振威公随宦金陵，壮年以往，服官兹土，游迹遍江南北，博闻强记，于江苏地理、政教、人文、风俗，夙所究心。每逢当道有所咨询，辄慷慨而谈，若指掌、若罗胸、若左右逢源，原原而本本，况金陵其所托处，见闻尤稔者耶。曩尝出其关于金陵故事、札记稿本见视，嘱为整理而补缀之。复发其所旧藏书，相与考订。初亦第拟诸《白下余谈》及《琐言》之例耳，积以岁月，搜罗倍勤，范图式廓，参伍错综，部居类别，久而后定。以是知著述者，必先兢兢于体例也。颜曰《新京备乘》，盖冀夫他日修都邑志者，或有所取裁云。至若编辑旨趣，具详例言，不复述。是编多出於述庐亲历，故其言较信而可据。夫造屋者必基之固，而后宏结构；治水者必源之清，而后利疏浚。然则兹书之得所凭藉而成，岂非余之所深幸耶！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，杜福堃识于首都。

迺勋门承兰锜，代袭芸香，生三湘词赋之区，比六郡良家之子，一沿官牒，遂至金陵。逾星纪于三周，违乡关于千里。淘惊棋局，吴语全谳；调鼓云和，湘弦渐冷。共和二九之岁，醵生六十之年。初辞征税于彤门，十八年夏交卸江苏第三专税局务。旋卜敝居于湫溢。始治延龄巷宅。作寻常之百姓，敢齿乌衣；完

帘阁之三间，粗同白傅。居诸不与，齿发行衰。长为土断之民，转有斐然之志。若夫某山某水，少尹记其曾经；所见所闻，公羊断以为世。山川满目，尽思古之幽情；谣俗盈前，亦当今之故实。况金陵者，昔元胜地，今号新都，幸遭周公卜食之辰，宜有杜笃论都之作，庶几辉华文物，斧藻江山。然而自赤乌兴霸之年，逮红羊劫灰而后，六朝三国，早经浪打于前朝；百帝千王，只剩淮边之旧月。远之则龙骧木枿，近之则燕子春灯；前则有青丝白马之祥，后则有红帕锦缠之异。官书私史，已苦栋充；往事前闻，无难户晓。若复班钞马史，郭窃向书，则庾仲初之赋，谢公必讥以叠床；左记室之文，陆机或待其覆瓮。何劳数典，再事操觚。尔乃荀卿论治，必法后王；孔氏删书，不存辽古。事近者可鉴，代接者易知。定哀无取乎微词，秦楚可编为月表。爰起明清之际，下逮民国之十九年，编录为书目，曰《新京备乘》。地限于前代上、江两邑，事详于清室咸、同以还。都十万言，区念四类。上卷察乎地理，备九能辨说之才；中卷观乎人文，昭百世兴衰之镜；下卷则黄车小说，青史外编，谈助可资，谰闻不弃。大旨详前人所未及，略往籍所已详。群言固在所折衷，微见亦申其蠹管。沂获麟而托始，愧祭獭以徒劳。书成以呈杜霭蓀姻家，借助他山，共商疑义，遂使《诗》传大序，毛公专子夏之名；纸贵新文，皇甫益太冲之誉。顾惭菲薄，岂曰当仁？窃惟身本羁孤，家非土著，说他人之食，饱腹无从；吟吴会之云，畏人曷极。庾开府之寄怀枯树，屈灵均之临睨旧乡。梦回岳麓峰边，身老